

任继愈研究会丛书

任继愈的 为人与为学

第一辑

任继愈研究会 © 编



NLIC2970973886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任继愈研究会丛书

任继愈的 为人与为学

第一辑

任继愈研究会

编



NLIC2970973886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继愈的为人学与为学. 第1辑 / 任继愈研究会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13-5137-4

I. ①任… II. ①任… III. ①任继愈(1916~2009)—人物研究—文集 ②任继愈(1916~2009)—学术研究—文集 IV. ①K825.1-53②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0702号

责任编辑 初小荣

书 名 任继愈的为人学与为学·第一辑

著 者 任继愈研究会 编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23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5137-4

定 价 68.00元

出版说明

《任继愈的为人与为学》收录的是2012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于山东省平原县召开的“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以及其他报刊或文集上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有关论文。文集编者仅对认为必须订正的个别字词做了修改，一般则完全依照作者的本文发表。

本文集是这个题目的第一辑。任继愈研究会今后将继续这个题目的讨论，并将继续编纂研究任继愈先生为人与为学的论文文集。任继愈研究会欢迎各界人士参与这个题目的讨论。

编者

2013年2月

序

杜继文

2012年7月，在任继愈先生的故乡山东德州平原县举行了纪念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和国家图书馆的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新闻记者，共150余人。其间举办了“任继愈为人与为学”的学术研讨会，成立了“任继愈研究会”，并决定不定期地出版“任继愈研究丛书”。本论文集就是该丛书的第一辑。感谢本辑的作者和负责编辑出版的同仁们，在欣喜之余，尽享启迪之际，也颇多感慨。

我们这个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个历经苦难、从不停止奋斗而终于站立起来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曾经备受欺凌，任人宰割，说不尽的国耻。但经过不间断地自力更生，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了，争得了可以与世界列国平等相处的资质。我们的人民是最值得热爱的人民，但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时就处在饥寒交迫、生死线上挣扎的状态，把吃饭问题当作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而现在人口是十三亿七千万，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从温饱向小康生活发展。任继愈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争取独立走向复兴过程中的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一位与时代同行、反映着时代精神的优秀代表。每一忆起先生来，由不得就会忆起我们民族这部翻天覆地的历史。

时代大潮五颜六色，主流、支流、逆流交错。先生在抗日烽火中，从北平流亡到西南联大充实后方，积累知识，准备着；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先生坚持在北大的教学岗位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共和国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热潮中，先生结合科研和教学实际，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他在传统哲学和宗教学研究领域，他在抢救、保护和整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领域，他的发现，他的创见，他的深邃和广博，他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学风的建设，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标志性作用，无愧为一代师表。

先生的爱国情怀和服务人民的意识，体现于他的全部人生和事业。他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运动不断、风浪迭起的年代里，不跟风，不妄说，不追名逐利，更不整人；而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妥协，敢论辩，抗挤压，有着自己的学术良心和是非观念。这在左右逢源、中外双向投机最易走红得势的条件下，是文化人最为宝贵的品格。先生也以其人格的魅力，影响着他的周围，造就着他的周围。先生终生好学，不停息地思考，不停息地奉献，一直到临终之前还在抱病为解决脱愚问题而思考而奉献。这都是我们的表率。

我想，任继愈研究会的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先生的为人和为学，继承和发扬先生为人和为学的精神，另一方面是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努力完成先生开辟了而未竟的学术课题。有几个是我的外行但却很感兴趣的问题，顺便提出来，也是向有关学者请教的意思。

第一，关于传统文化问题。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存在不同意见，由“五四”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似乎是解决了一些，但随着神秘主义沉滓的意外兴旺和后现代反科学非理性思潮的传播，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对此，理应有个梳理，至少我们做传统文化工作的学者应该清醒，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突出什么样的思想重点方面，尤其是关系民族精神，现在是各拿各的货色，各祭各的法宝，如何概括总结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断定，“儒家文化”是在“复兴”中，而我们国内有些人说，儒家文化已经被摧毁了——究竟是复兴了还是被摧毁了？或者都不是，也得有个说法。亨廷顿还说，儒家文化是“世俗的”，它肯定的“价值观”当然也是世俗的；“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儒家的世俗价值观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价值观之间的差别，乃是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根源，据此得出

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这样，在我们看作是文化学术的问题，一下就变成异常尖锐的政治问题；事涉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我们的研究也不应该回避。前几年，一些新儒学的先生，曾热烈地讨论过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有学者认为，繁荣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不一定需要西方的“新教伦理”；所谓“儒教资本主义”在“亚洲”国家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成功，日本学者即以日本的成功为例，加以发挥。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不知新儒家是怎样的一个评论，而中国却走在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这又涉及一些更新的问题：一个是儒学的研究有没有可能与与时俱进，或者说，儒学有没有一新发展的任务，如何发展？第二，曾经被普遍承认的“汉文化圈”，在新的世纪里，能否有新的变化，甚或向西方扩大？其实，这两个问题，任先生都做过探索，我们可否推动它的系统化，体制化？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问题。按我的理解，任先生做这件工作也是从民族复兴，提高全民素质着眼的。五四运动开辟的新文化运动，其一是以识字为基础的扫盲活动，另一是以破除迷信为内容的科普教育，任先生则特别引导挖掘了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资源，给不怕鬼的故事以理论的解释。有句名言，“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又道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先生把“脱愚”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与这种认识是一致的；他奉命筹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归根结底也是在做“脱愚”的工作。先生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任务是两项，即“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研究宗教”在于解决我们对宗教知识的不足和纠正宣教士对宗教本来面貌的扭曲，如实把握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用以观察世界、考察历史，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到心明眼亮。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活跃思想的客观要求。“批判神学”——所谓神学，就是论证鬼神的存在或以鬼神的存在为当然前提，阐释鬼神之说对世界和人生的支配作用，而人必须对之“敬畏”与“信仰”的系列说辞，从而构成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至

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控制信徒，对外宣教。但常识也理解，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的经书是人编写的，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是由人组织和承担的，把人干的事归功于鬼神，或自命是鬼神在地上的代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蒙蔽，就是对人的独立思考和人的自尊自立的剥夺，也就是制造和传播愚昧。因此，“批判神学”就成了“脱愚”的当然之意。

合法的宗教一旦违法或犯法，就有蜕变为邪教的可能。中国的邪教大多数是从封建迷信中成长出来的，但也有打着传统气功和佛教、道教旗号进行非法集会和违法活动的。近些年来，以基督教名义组织起来的邪教和违法活动的事件增多，而且更加猖獗和疯狂。它们诱骗盲从的群众，使之失去理性而痴迷其中，任先生尤其痛心。在整个脱愚的事业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或忽视这个角落。

“脱愚”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各个部门和各界文化人共同去做。但任先生坚持的科学无神论则关系这一工程的核心和要害：假若大家都认识到鬼神并不存在，则以鬼神煽动起来的愚昧，自然就失掉了存在的思想基础。然而，道出世上并无鬼神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容易。其中的冷暖甘苦青眼白眼，做过这个工作的同志都会有切身感受，也习以为常了。今后建设无神论这个学科，得做更多的学问，更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联合更多的学者一道奋斗。

第三，任先生的另一特点是言行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做人与做学问高度统一。但这人与国家的需要是统一的，这学问是体现时代精神的，而人和文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丰富民族文化宝库的。因此，对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不能不涉及当时的国家状况、民族前途、社会环境和人民处境，一句话，不能脱离历史孤立和抽象地进行。这需要变化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看民族复兴需要什么样的学者，历史在考验什么样的学者。

是为序。

目录

出版说明 / 1

序 / 1

● 上编 会议发言

王伟光：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3

迟 云：追忆哲人风范，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新局面 7

满春重：学究天人，道贯古今，成就斐然，举世敬仰 9

马善军：弘扬任继愈先生为人为学精神，促进文化建设 11

田 森：大力发扬任继愈精神，争取拥有更多的智慧 13

任继周：智慧与宽容

——在首届任继愈研究会上的发言 16

刘庆民：任先生，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 22

阎 韬：一生的牵挂 31

段 琦：我所了解的任继愈先生 34

汪学群：任继愈先生致我父母亲书信十四通 42

张幼林：天地情怀 仁者风骨

——谈谈我心中的任继愈先生 51

张炳林：永远的怀念

——写在敬爱的任继愈伯伯辞世三周年之际 62

加润国：坚持走任继愈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道路 65

陈卫平：突破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先声	70
习五一：简论任继愈先生的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73
段启明：任继愈先生领导中国无神论学会向中央反映 “法轮功”问题	79
李 申：任继愈先生的学术和人格	83
潘桂明：任继愈先生禅学研究的贡献	92
舒大刚：任继愈先生“儒教说”的当下意义	100
方广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后记	105

● 下编 会外论文

杜继文：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13
杜继文：好学求真实 为人有特操 ——我所知道的任继愈先生	124
张岂之：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	162
阎 韬：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何占有重要地位 ——《守道1957》读后	178
潘桂明：理性精神照耀下的学术人生	182
李 申：置身学术深流的学者	202
李 申：任继愈的学术贡献	206
习五一：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209
——任继愈先生逝世一周年祭	209
李翔德：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回忆哲学大师任继愈	216
蒋玉智：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经验与启示	
——论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及自我突破	226
袁志伟：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237
郁有学：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252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252
宋石男：一言难尽任继愈	269
张茂泽：任继愈的儒教观及其宗教思想史意义	274
崔玉卿：“我心里时刻惦记着五台山的研究和发展”	
——追忆任继愈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关心和指导	291
韩金科：法门寺的印记	303
——怀念任继愈先生	303
周 赞：任继愈先生道教思想述论	314

● 附录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研讨会新闻报道及其他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	333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 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	334
任继愈研究会在山东平原县成立，王伟光出席并讲话	336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	338
任继愈研究会今天成立 纪念逝世三周年	339
任继愈研究会在我市成立	341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研讨	

会隆重召开	343
生也有涯 学无止境	
——平原县举行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先生的为人与	
为学”学术研讨会	346
崔正森：给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的信	349
祝贺任继愈研究会成立	351

878	任继愈早年教育一：任继愈
879	又重校勘任继愈年表其真要辨明任继愈：系其家
880	“任继愈研究山西会正晋引任继愈里小诗”：周正基
881	任继愈心史任继愈山西正史书任继愈日记——
882	任继愈专门站：任继愈
883	任继愈研究会——
884	任继愈研究山西会正晋引任继愈里小诗：周正基

任继愈的为人与为学 暨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暨会

885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86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87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88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89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90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91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92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93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894	任继愈研究会成立暨会交任继愈

上编 会议发言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王伟光

在任继愈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研讨会”在先生的家乡隆重召开，又一次表明任继愈先生仍然活在我们心中，并以他的精神和榜样继续教育、鼓舞着后人。作为任继愈先生生前长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任继愈先生曾经长期任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毕业生，请允许我对任继愈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德州市委市政府、平原县委县政府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大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任继愈先生的家乡父老和到会的任继愈先生的各位亲属、学生、友好表示诚挚的问候！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新中国建立后，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指导，以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标志，实现了爱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历史性的跨越和统一。从此，他的一生与党的理论事业、与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密不可分。他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任继愈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和贡献可以从五个方面高度概括：

第一，任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人。1959年毛泽东主席找任先生谈话，亲自关心宗教研究问题。1964年任先生根据毛主席在前一年底的专门批示，受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世界宗教的研究机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先生从担

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至1987年兼任名誉所长直到逝世，前后一共四十五年。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离不开任先生。任先生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他还长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长、会长。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事宗教学研究，奠定了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宗教研究的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任先生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宗教，才能做到比较科学，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不会轻易地对其加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这是他研究世界宗教、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最为核心理念。任先生虽然是宗教学者，但是他不信教，他坚持和提倡无神论，同时全面、辩证地认识和理解宗教，维护党的宗教政策，关心信教群众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第二，任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任先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材，荣获教育部特等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版再版，享誉学林，启迪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学人。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梳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道路。任先生认为，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问是假学问。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实践了他的治学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任先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任先生是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2009年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发现，他认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国教。他全面论述了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近十余年来，通过对“儒教是教说”的深入辨析，学术界对“儒教是教说”在宗教学范畴内的意义和价值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和继承由此展现出新的面貌。任先生认为，我国当前的学者有义务为未来的文化高潮准备更多的传统资料。

他对此身体力行，主导了一系列极其浩大的古典文献整理出版工程。1983至1997年，他主持编纂完成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他还主编规模达一百四十六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七八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他为国家的古籍整理伟业奉献了全部心血。

第四，任先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者。任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二十二年，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孤本、善本的开发和利用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以耄耋之年，坚守岗位，躬亲馆务，积极推进图书馆的各项事业。他担任馆长的十余年，是国家图书馆得到有史以来最快发展的时期。任继愈先生对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任先生是最著名的、最优秀的、最受学者和年轻人拥戴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家。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的书都对我们后辈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教育作用。他1941年起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1978年以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他数十年不离讲台，传道解惑，因材施教，造就了大批学术俊彦。他的授课，思路清晰，观点鲜明，举一反三，循循善诱，不但传授知识，而且教之以渔，尤其注重以良好学风对学生的熏染陶铸。蒙他教导的学生广布海内外，许多人早已是彪炳于世的学术大家。特别是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化以后，任先生将大量精力倾注于宗教学、中国哲学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些学生现在几乎都已成长为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教学科研单位领导者，撑持着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学术研究的宏阔殿堂。我虽然没有得到任先生耳提面命的直接指导，但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他的《中国哲学史》、《老子绎读》是我经常放在手边的读物，我觉得